群書考索卷四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瑋校正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兵制門

漢兵

漢京師無養兵之費

西漢之世財用沛然正以京師無重兵爾嘗試以百官志計之南軍總為一千五百餘人北軍總為四千餘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稽考以宮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況十二門止領衿一校亦可槩見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其數當益少也若乃高帝征黥布發關中兵及中尉卒三萬人軍灞上文帝備胡以三將軍軍長安而惠帝末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是皆調兵民間因事設屯事已即罷非繫京師所養之兵

武帝變兵制

初高帝世南北軍不以出征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徵召甚便也自武帝窮兵興廢無窮歲至以中尉之材官赴遠恐京師無重兵易以生變也於是內增七校則又恐中尉之權太重也故又以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所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始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衆民多買復於是發及謫吏元特元狩次及謫民太初元次及贅壻天漢元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五必察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高皇寓兵於農之意安在哉

漢更卒

更有三品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也

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律所謂繇後者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百戍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陳君舉

三賦兵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毅而無田雖貧者不免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疇官以給公家繇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縣則為材官給於邊徼則為戍卒皆一歲而代其給於縣則於吏卒一月即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補惟衛士衣食縣官罷遣宥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謂之罷癃老弱在所不任 高帝紀注 其巳仕於郡縣而已被薦舉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子不免 高祖紀注 而國有倉卒之寇當兵數少不足辦事則有一切調發凡其所當免者亦在行中謂之奔命 昭帝紀注 此其賦兵之大畧也

七科謫

天漢四年發七科謫張晏注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漢發兵

齊哀王欲發兵誅諸呂中尉曰非有虎符為驗不可發兵膠西王舉兵引高侯詰之亦曰未有詔虎符而擅教兵王其自圖之祚陽侯擅興繇賦則削爵信陽侯坐事國人過律則罷免又有為東海太守坐擅發卒而死者有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而免者夫漢之兵散在郡國宜為王侯群國之兵也而嚴為之禁若此夫是以兵散天下而權歸一人此漢所以防微杜漸制兵之大略也古者以牙璋起軍旅漢初則以羽檄召兵于郡國後用銅虎符

漢軍賦

漢軍賦有二其一則丁賦民年七十已上歲賦口錢二十有三及十五以歲等百二十也其一賦財若軍人貲萬錢取等百二十七至於貧民亦以衣服釜甑為貲計之直而等也至於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及二千

石印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於民凡其往來繇
戍者道中衣裝悉自補從軍旅責之廢或自賫子錢家兵猶未衣食於
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於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食
其所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漢兵權在內則分在外則專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天子得以入其壁而奪之軍自韓信始申軍法大
抵兵在內權不屬於一人兵在外權專於主將且以南北軍觀之司馬
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衛尉不拜不私於衛將軍正次於將軍者然
正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此內兵之制
也至於閫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而下皆屬焉從部合軍皆大將
之所令李廣失道問狀惟幕府之所責斬霸陵尉以報私怨則不以專戮
為嫌李廣嚴細柳營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此又兵之在外者也然
則胡建為南北軍正擅斬監軍衛青為大將軍不敢專斬將正有得春
秋殺舟之僑以徇國之意其與胡越以私意行戮有間矣

漢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或曰班固不志兵止於刑法志畧言其端者譏漢不能復古也然用兵之法則見於藝文志掌兵之職則見於百官表養兵之具則見於食貨志蓋漢史事多互見非若後世悉為之目也藝文志有張良韓信删次要用三十五家後為諸呂所盜至武帝時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録成帝時任宏撰次兵書分為四種與夫將之用兵其變態百出則見於信越程李衛霍等此皆漢世用兵之法也百官表及紀載傳漢初韓信為大將曹參為步將灌嬰為騎將周勃為太尉入北軍亞夫為將軍屯細栁武帝以光禄勲掌宮殿掖户期門羽林之兵皆屬焉衛尉掌宮門屯衛諸屯衛候之兵皆屬焉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即南軍）中壘校尉掌步入校宿衛之兵（即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有樓船邊郡有守將都尉有校尉都護此皆漢世掌兵之職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征叛文景懲侮以中國之民足中國之兵聞不足者十五稅一司農諸倉布在郡國筭賦太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武帝北征匈奴南平百越東

代朝鮮西通西域馳心分界之外乃免亡秦之禍者惟筭商車惟筭緡錢惟榷酒酤惟榷鹽鐵作幣造金以贍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多也此皆漢世養兵之制也（田官名曰農都尉見東漢志漢末魏初曰典農）夫自井田封建之制盡廢於秦人之手於是天子之兵與四夷為境天子之兵與四夷為敵用兵之法必尚韓信之詐而司馬法無所施矣掌兵之職必循漢武之後而周官無所用矣養兵之具必至漢法之刻而先王中正之制棄置而不問矣此其勢所必至也然一代之興其初必於三者厚民而自損及其衰也必於三者刻民以自厚其所異者如斯而已

武帝征匈奴

自秦以來中國既與夷狄為敵故彼之盛衰有候而此之和戰亦有時其勢皆有不能自止者矣匈奴自戰國至于漢初其勢方張漢自高惠瘡殘之餘至于文景其勢未振一強一弱弱為強制矣五六十年間恭儉之積既厚而復以英雄之主繼之兩強相值其勢不得不鬬矣不鬬

則已鬬則必非一日之所能解也嘗觀武帝初即位東甌之救不欲出
虎符發郡國兵匈奴和親之議初年盖從韓安國之計又二年始從王
恢伏兵之謀自是以來彼六入寇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以擊之亦十
五六自王恢馬邑之後大抵彼先發此應之是兵法所謂應兵非師出
無名也元狩四年衛霍出塞大有功史氏書曰是後匈奴遠遁然是時
使任敞于單于怒而留之未幾復入塞斬狄山頭而去彼何遠遁之有
哉元封元年勒十八萬騎此登單于臺史氏書曰匈奴慴焉然是時郭
吉諭以上指單于怒而留之元封四年復留路充國天漢元年復留蘇
武遂使破奴沒李陵降廣利屠彼又何震慴之有哉夫帝與匈奴鬬終
身不解者彼積驕盈之氣此懷雪恥之心其勢皆不能自止也迨夫五
單于爭立彼之衰也有候而昭宣繼治此之盛也未交款塞采朝奉珍
入貢斯其時矣武帝嘗語戾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豈知斯言始
驗於宣帝之世乎帝如知此雖不窮追後人享逸亦自有時耳必不過
於自勞也

趙充國屯田金城 置屬國處降羌於金城 不如武帝散之於邊郡

文帝用晁錯之策入粟塞下武帝內置六郡田官外此京師之境惟晩
年欲田輪臺而不果然則漢之用兵未陸抗十七條而守西門之藩也
隋之入陳賀若弼自廣陵渡江而陳人不知韓擒虎自橫江濟采石而
守者皆醉內不能用蕭摩訶逆戰掩襲之策而攻守之備俱廢也吳與
陳君臣皆醉而不覺是以敵能飛渡耳苟能如孫公君臣逆戰於前後
援於後晉隋安得而逞其志哉不獨此也晉太元中 烈宗八年 淝水之役秦
兵旗鼓千里至項城潁口而涼州蜀漢之卒猶未集也朱序謂謝石
曰若秦兵百萬盡至難與爭鋒今乘其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其言於是謝元遣劉牢之趍洛澗謝石等諸
軍水陸繼進遇於淝水秦兵大敗此亦周瑜逆戰之意也人皆謂昆陽
赤壁淝水之戰本之天意而非人力曾不知用兵之道以少擊衆奔其
前而後者不支挫其銳而大勢瓦解初不論夫衆寡之不敵也若大魏
文臨江而窺吳會魏太武飲江而營瓜步對江為陣則此之守禦也易

為力苟如赤壁淝水之役破江而下非逆戰則不可矣自赤壁之戰又五年而有濡須之役曹公得孫權箋即退軍其後曹丕再臨江而退吳亦不追躡彼此各張虛聲以自固而已蓋是時吳蜀自為陣也魏明帝初年吳蜀既合從諸葛駐漢中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未幾亮卒大略如此然自赤壁一戰之後其他小勝負皆不必論矣

漢南北軍相制大綱

唐舊史志云職官志漢南軍如唐諸衛兵北軍如唐羽林北衙禁兵陳氏傅議云南軍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中尉之兵北軍指郡國材官騎士番上於衛尉者愚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其時呂祿雖去北軍而呂産猶在南軍故未敢發言諸呂事見正本通鑑以見南北軍必有相制者如唐李換所云也二漢百官表志曰武帝於光祿勳令郎中也之屬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壘光武改為北軍中候其屬有屯騎長水二校尉掌宿衛騎兵又步兵射兵二校尉掌宿衛步兵又有虎賁輕車校尉胡騎不常置光武失湖騎虎賁是八校者雖叙於武帝而宿衛步騎之兵則非叙為之也是所謂北軍也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也兵有八也司馬有十二門候是所謂南軍也南軍掌城門也兵北軍掌宿衛步騎內外表裏相制可知矣觀祿産分

居南北軍宋昌為衛将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此見太尉雖總其權而衛将軍郎中令衛尉中尉於南北軍皆有統攝故曰相制云耳諸説當以二漢表志為正衛尉中尉即武帝改為執金吾者也掌徼巡京師又李廣程不識為東西宫衛尉前漢南北軍分掌者不一而足惟光武止以城門校尉總南軍以北軍中候總北軍其職簡易而不雜但以後漢百官志考之則可知矣

漢南北軍本末

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宫在南故衛宫之軍以南名之宫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又謂之北所以別也南軍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掌宫門衛屯兵師古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宫内胡廣云上宫闕之門内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以此考之則南軍在宫内按百官表衛尉掌宫門屯衛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将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産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中壘校尉主北軍營壘之事至光武變為北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丞尉而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此漢初之志也漢武帝增八校改中尉名為執金吾錢曰漢京師惟有南北

二軍亦如唐之南北二衙也唐兵志南衙衛兵北衙禁軍是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掖則令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東漢兵志注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黃霸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衛卒罷遣願留番者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遠出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或謂材方調發民間即非南北軍說見後段內說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元鼎元年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也如故有警則發錐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羽林孤兒胡越騎詣金城元帝以太常任千秋將五校擊西羌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昭帝募吏民衛京師宣帝發郡國吏三百石伉健者從軍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省併矣光武省八校作五營特中壘屬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為宿衛兵郡國無都試惟京師隸兵如故又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各還民伍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

府列屯養兵之費歟

南軍

衛尉寺

衛尉　衛士令丞　諸屯衛侯　諸屯衛司馬

郎衛　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　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中郎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侍郎　中郎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將

期門府　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

期門郎　虎賁中郎將　期門僕射

羽林府　表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騎

羽林郎　羽林孤兒　羽林令丞　監羽林中郎將　監羽林騎郎將

羽林黃頭郎

都尉　通典西漢秦尉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勳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郎將

北軍

中尉府 表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中壘令丞尉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

城門校尉 表掌城門屯兵一人

司馬丞　八屯司馬　門候　城門令史

八校尉 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顔曰城門

中壘校尉一人多有尉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虎賁校尉　監北軍使者史紀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營辱

北軍錢官小吏公孫敖用擅用北軍錢

總南北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軍正　丞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賦

根本所繫京師是尊都有東西之畀軍皆南北之屯仰衆大之輿區㝵

畿內備列後前之禁旅以護周垣

按漢刑法志高祖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
也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以歲月講肄脩武備云以
今攷之東都中興雖詔罷郡國兵及都試而京師肄兵如故南北未
嘗廢而亦稍革先漢之舊詳見下注

竊觀漢代之兵實鑒秦人之弊重輕深戒於偏倚內外悉繇於兼制漢雖踵秦郡國置材官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則重可以馭輕內可以禦外異時變故相踵而卒收破竹之效者屬兵之得其道也秦人則異是矣始皇併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軍旅之制從存虛名至於聚兵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用觝兵備弛矣而百役荐興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亦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乃至發適先發弛刑之類次則發贅人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才士五萬以衛咸陽

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郡縣不及
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以擊之而
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數十萬坑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
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以辨於倉卒高祖鑒其弊
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重輕無偏倚之失誠
漢法之善也
遂因三地已均守祖之權近列二軍益壯京師之勢
刑法志國踵秦置材官於郡國特舉其畧耳其實不惟置材官又曰
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粤爾其實高祖已有之也光武
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其數平地用車騎山
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土宜以漢史攷之大抵巴
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
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隨土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

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
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郡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
郡守尉教兵則侯相之相與焉侯國之相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
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如此皆所以尊京師也

天闕觀象斗垣驗文地禁而近兵聯以分

此京師之制也三輔黃圖云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宮之正門曰
閶闔注謂閶闔天門也又云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宮城五年九
月城成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呼漢舊京為斗城是也
大抵宮門為天闕南軍所屯京城為斗垣北軍所屯故云

武階之峻命大司馬

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將為北軍分八校以
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中二千石者相統屬而
中壘校尉自掌北軍壘門事非兼領八校此固不待辨而明矣至謂
北軍屬大尉則不可以不辨也彼獨見太尉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

言之耳是時勃以計入北軍而誅呂氏非謂以太尉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雖掌武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綰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大司馬是其或罷或置者盖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耶

郎衛之嚴隷光禄勲

或曰古者環衛之職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後事事載周禮可考也其在漢制則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其說未為不善至曰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以冠於衛尉之前而論兵制者遂以之編入南軍也若謂郎中令之職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充軍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羌哉此詁殆不其然嘗攷之郎衛兵衛故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

官武帝更名光禄勳前表光禄勳掌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後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其職
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內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
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正周官之所謂宮伯宮正也然兵衛之屬衛尉
者號為南軍固可攷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何
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又期門羽林皆屬焉皆親近
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羽林孤兒
用之非謂所掌之郎及大夫而盡使之從軍不然則光祿勳之屬官
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中郎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
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其下如郎中亦比三百石秩任固不輕矣而
又以明經孝廉射策甲科賢良方正及軍功良家子充之是郎選之
官其選實甚重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
儀衛云爾非可以軍名也嘗攷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拜宋昌為衛
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張武為郎中令正

掌郎衛之職也而宋昌又自別以衛將軍領南北軍知宋昌別領南
北軍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雖循近代之分職未盡當時之制軍

此言太尉乃三公之職無所不統非專領北軍之任至郎衛乃天子
親近之官豈可與兵衛同謂之南軍二說既明則南北軍可攷矣

為宮門為壘門巍巍克壯

胡廣云衛尉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則知南軍也於
宮門之外前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則知北軍也於壘門
之內

屬衛尉屬中尉整整餘群

或曰前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中尉掌徼循京師皆不言其為
南北軍若以為南北軍則史無明文是不然外戚傳及呂后紀以呂
產為相國居南軍及周勃欲討之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產殿門
以是知宮城之衛士為南軍而衛尉主之也又按胡建及戾太子召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是北軍實屯城中又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是北軍壘門實隷於中壘而中壘校尉又統於中尉以是知京城兵卒為北軍而中尉主之也烏得謂之史無明文哉故胡廣云衛尉巡行宮中金吾徼於宮外金吾即武帝以前之中尉此正南北軍內外之證也

得非體前朝之勢而列衛於南法後市之儀而分營於北

古者前朝後市而王宮居其南故漢於宮門屯衛兵則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遂謂之北所以別也

或發士於京輔

此北軍之制蓋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長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

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過則兵事非所掌故都尉丞與兵卒不屬左右京輔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司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悉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或調兵於郡國

此南軍之制蓋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南軍衛士也武紀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當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改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當以季秋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享罷衛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欲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

之人情可知矣攷韋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巳四方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井泉建章宮衛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十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享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軍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

嘗其番上用以執鈗及其更代勸之力穡

南北二軍相為表裏番上更代其體則一方其番上用以執鈗如刑法志曰以歲時講肄脩武備後禮儀志曰武官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各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用之執鈗者也及其更代勸之力穡如元紀罷井泉建章宮衛令就農又後禮儀志享遣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畢享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此勸之力穡者也兩制之制兵農不

分亦近古之良法歟
非惟外暢於皇威抑亦内尊於農極九重天峙壯為經為緯之衢萬旅雲屯分居外居中之職

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耳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各有司馬從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長水七百五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八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一二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

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族
言之也
大抵圖萬世之安者固有定制處一時之變者姑為䟽防當好謀潜合
於長樂及大駕極趍於未央以北制南則功擅周勃以南兼北則事顯
宋昌雖審安危之尚無非表裏之相所以右丞相之初除即歸政柄衛
將軍之隨眼豈叅權綱
前已論南北軍之制此復詳著高后末年文帝初年南北軍相制之
事大抵南北軍之制史所不載無所攷證然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
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
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是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
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唯此二軍諸夏本根所繫甚重故
於衛尉中尉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百官表十一年書衛
尉王氏中尉戚鰓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諌高祖械
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鰓者毋乃戚夫人之族

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叚周昌以相之及其耄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因易帝以付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之初呂氏以顓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與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氏至於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攷之於史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歸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崩即擁兵衛宮謹勿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又謂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守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專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納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專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元年

詔封請功臣則已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畫南軍宜無異
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
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
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
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
廷之次是南軍猶繼其入未有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
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不有起而應之者盖彼皆素所服
屬者也異時陳番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
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衛帝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
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
誅天下定矣於此見南軍可以制北軍也南軍雖存太尉勃得以告
衛尉而奪之權竟誅產而清宮掖是北軍又可以制南軍矣是時北
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應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

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群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封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關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隸焉是雖出於一時之權宜而於南北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是何八也始置而實重城門

置城門屯兵以武紀攷之則始於征和二年劉屈氂傳云戾太子發兵上賜丞相璽書云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坐令太子得出要斬以太子在外始置

屯兵長安諸門長安凡十二門皆有屯兵屬之城門校尉其屬有司馬有候顏師古曰門各有候八屯各有司馬是也職任委寄日以浸隆其後孔光以太師領城門兵水陽侯立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皆位特進領城門兵而商復得舉吏如將軍府可謂甚重也矣王莽僭竊盡更舊制拜春王城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春王郡向之宣平也是諸門各有校尉矣而莽又以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豈非又有校尉以總諸門歟後漢雒陽諸門仍有城門屯兵校尉一人踵武帝之舊也

七校既增而尤先中壘

前刑法志曰武帝內增七校今考之表則曰中壘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其校尉凡八何也或曰取中尉屬官之中壘者陞為校尉其説是矣蓋漢初中壘本中尉之屬有令丞尉至武帝始陞為校尉即舊中壘之職初非武帝之所增置當時所增置者止於七校加以中壘則並七為八矣或又曰官表雖不明

言八校為北軍然攷之後官志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以北軍中候監其營攷東漢屢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之八校正北軍也其說固有可疑者大抵軍之在北者皆名北軍故八校亦可以北軍名之特非中尉之北軍爾至謂官表不言八校屬中尉疑中國自此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又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何其說之謬也若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則武帝改中尉為執金吾果何職歟嘗攷之執金吾自掌中尉之北軍八校自掌各校之北軍以其各有司存故史氏特以校尉列於城門之後唯中壘校尉自別掌北軍壘門內特與金吾相關屬若所掌西域則無與于金吾也蓋執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尉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按胡建上奏曰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之屬推此則校尉之不屬執金吾法然也然金吾之中壘令丞尉仍舊者則以北軍宜門之職實相關焉若謂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乃以北軍中

候監其營遂謂八校為中尉之北軍如是則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遂以此謂中壘校尉為北軍之中尉可乎光武中興於先漢制度因革不一沿名失實多矣豈獨此一事而信之以為然然則李德裕撰劉弘規碑云武帝內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非欸德裕之言蓋亦後世諸儒之論爾未可以是而謂漢家一代之兵制也

凡此紛若殆將何以或伏波下瀨而十萬餘衆或橫海浮沮而二千餘里故成士之雜出宜軍容之寖弛

武帝於南北軍之外初置八校又置城門期門羽林之類自是始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京師兵制既壞而郡國兵卒亦奔命不暇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傅德樓船將軍楊僕歸义越侯嚴為戈船將軍甲為下瀨將軍皆得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咸會番禺又元鼎六年東越王反遣橫海將軍韓說浮沮將軍公孫賀匈河將軍趙破奴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以至挍胡因杅浚稽強弩祁連蒲類度遼破羌名字紛紛不一而足至元狩以

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衆民多貧徭徵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責戍次及七科謫又有所謂亡命罪人與夫惡少年之類昭宣以後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師旅屢興兵制益壞而民生益困皆武帝啓之也

胡為尉卒遂從攻越之兵何須孤兒亦須擊羌之士

此言武帝啓用兵之禍昭宣以後其弊日甚非特郡國之兵困於征行維京師南北軍亦不免焉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征西羌平之後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則北軍之尉卒已遣之攻越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南汝陽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則南北軍之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遣之擊羌矣南北軍本以衛京師乃至用之於窮追遠討兵

制之壞莫甚於此元成以後寖以微弱而咎將誰執也

厥後痛新室之禍慘懲昆陽之戰酣車騎之省則關隴以北樓船之罷則江淮以南始焉禁卒之專恃終也福階之與參衛士寖微由併旅賁之一也兵漸廢盖除校尉之三

光武中興以幽冀幷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國胡騎虎賁三校止為五營謂之五營校士以北軍中候監之南軍於衛士省一丞旅賁省一令考之紀及志則六年罷郡國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考之紀及禮儀及注則京師之兵如故又明年詔曰國有衆軍並皆精勇其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悉還民伍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臨時輙復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都尉明帝復置度遼將軍又募中都官也朔方五原而罷益州西都尉和帝以南蠻之叛則置象林將兵安帝以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

尉又以鮮卑冠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盜賊紛然如順帝之緣邊增
置步兵　海增置屯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山一百一十六
塢屯兵寖多矣然自建武之罷都試民不知戰四方征討止仰禁旅
迄于漢末無歲無匈奴鮮卑之冦出師屯守奔命不暇大抵皆羽林
五營黎陽虎牙之士禁旅悉出豈復衛士之嚴安帝永初以來募入
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營騎士而營衛之選衰矣威帝延熹以後臧
羽林虎賁不任事半俸而京師之兵單弱矣上士既已單弱士兵又
不知戰一方盜起三方騷動兵非素習而取辦倉卒是以王師每戰
輙北而羌冦遂熾調兵邊戍而民不堪命其後段熲雖平東西羌而
黄巾之亂作矣入關都尉之設固不足以弭亂而大發四方兵卒講
武於平樂觀果何益哉內而西園八校之兵乃以小黃門蹇碩統之
雖大將軍亦屬焉是時閹官專兵自陳蕃竇武一舉不勝而何進袁
紹深懲覆轍一切倚辦於外兵閹官雖除而董卓之禍起義兵四合
群盜交鬬而漢畧不守皆光武有以啓之自光武一切罷外郡之兵

而專倚國軍其後國軍寖衰而又專倚牧鎮外兵既重內兵益弱以
至於亡善乎應劭之言天王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車騎之
後官無警備實啓戎心其切於東都省兵之弊云
抑豈知呂氏之誅而北固盛焉霍光之葬而南為重者然皆審勢於中
外夫豈容心於取舍善乎唐李撰之言漢以南北軍而相制也
按髙后紀勃欲入北軍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酈
寄與典客欲謁說祿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遂以北軍誅
呂氏又按後吳漢傳漢薨有詔發北軍五校輕車送葬如大將軍霍
光事注引光傳且曰不以南軍重之也或者見北軍可以誅呂氏遂
謂先漢以北軍為盛南軍不以送吳漢之葬遂謂後漢以南軍為重
則亦未之思爾北軍居外故周勃得以先入南軍在內豈得預大臣
葬事中外之勢然也然兩軍皆所以冀衛京師豈容有偏重之勢哉
唐兵志李撰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此之謂也

漢晉夷夏相報復

漢自武帝遣將窮搜匈奴窟穴其後陳湯傅介子馮奉世皆以一使之任而功致夷王之首班超復以三十六人開西域竇憲以數千騎空朔庭皆古所未聞者也東漢自諸羌交亂中州馴至于晉胡羌拓拔交擾中原者三百年亦古所未聞者也夫中國既與夷狄為隣中無屏翰之限如兩仇家撤樊牆之蔽豪奴悍隸更出迭入以相挺此既能征彼亦能戰也有國有家者正宜示之以分限先之以禮義寇則拒之服則舍之而已必欲以詐乘之而導其報復之蹊隧則彼之受禍猶淺而此之所受者更深耳可不戒哉

光武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東漢不志兵亦不志食貨嘗以紀傳及百官志考之乃知光武有見於此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於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當有懲於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故是建武七年隴蜀猶未平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以國有飛軍吳漢賈復等軍也並多精銳故也宜其驅除群盜身經百

戰先勝後戰不嘗試於一擲指縱諸將重于外坼在目前此其跌蕩古兵法中當自矜其智力之有餘顧乃無取於韓白之書而獨以黃石公之戒為法者兵固在乎精而用在戒乎黷也故以所任以將兵者非有安集之功則有勞來之績非有不伐之能則有收御之才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輕車射聲長水）止令城門校尉總南北軍中候總北軍而已外省郡國都尉及都試之法止存邊郡尉及障塞尉而已郡國有叛羌反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王霸（守上谷二十年）祭彤（守遼東三十年）控扼之此皆有監於奢廣之事也夫用兵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養兵之具不至於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給貧民以屯田糧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州郡墾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屬郡國（舊屬司農）以救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驍騎虎牙金吾五威等將軍事已即罷無非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之天下而中興多事復倍於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十併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文書十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

而武帝斬夷反以脅虜頃碎肇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終東漢之世大略不變光武之制但和帝而下八君皆幼冲孱弱所以有治亂之興張角之亂始復置諸關都尉又置西園八校尉命皇甫嵩張奐輩討張角等皆謂之中郎將自東漢至于魏晉六朝掌兵之職大略皆同不復細矣

同前

議者謂光武知人之明惟失之龐萌寵鄧奉處事之宜惟失之罷郡國都尉材官明士其後諸羌擾亂三輔黃巾擾蕩八州皆其銷兵之過也夫知人自古所難固也銷兵以息疲民蓋適時之宜爾處降羌於內地乃馬援之失策在當時未能為甚害而其害乃在威靈之時時則有段紀明輩勦其類黃巾之變亦在靈帝之代時則有皇甫嵩輩制其亂上失其道故民有異志豈得盡歸過於光武哉嘗觀建武至于永光和帝八十餘年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竇憲耿夔輩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皆光武明章之餘烈也自和殤安順質桓靈獻嗣有大寶或在襁褓或在髫齔或在冲角未有過十五者母后臨朝竇鄧閻梁竇何六太后相繼稱制外氏秉政竇憲鄧騭

梁閻梁冀竇武何進宦官權倖撓權宦官鄭衆孫程單超曹節劉母王聖權臣董卓曹操等百餘年間小人

交亂君子廢錮天地之運盛極則衰固其宜也何止叛羌之梗黃巾之

變而已哉必以人事論之光武明章在七制之列雖其天資英明亦由

春秋鼎盛權出於己也自和帝而下漸以陵遲雖其天資孱弱亦由年

齒沖幼政移於人也天理人事當相符而行是尤非光武之所能盡料

也母后外家利於立幼君以自專所以兆亂雖鄧騭竇武之賢未免此失非惟敗國亦自殺身後人可以監矣周勃立文帝時年二十餘霍

光立宣帝時年十八非惟年盛亦自賢明尤可為後世法

群書考索卷四十一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邑人蕭泗　校正

○兵制門

三國養兵

三國養兵 漢末喪亂州牧如劉虞劉焉劉表各守分界坐視成敗者惟籍勸課農桑以自保其或交兵以爭霸者惟籍屯田以足食不然則為二袁取給於桑椹蒲盈而已是故孔明始以乏粮退師終也屯田渭濱為久駐之資不獨孔明為然也吳陸遜先嘗為海昌屯田都尉見本傳其後以所在穀少表令諸將增廣田畝吳主父子遂受田與衆均其勞逸又其後也正始二年吳主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士鑿句容道至通會市作邸閣為積穀之所又呂蒙傳云蒙及甘寧督拔皖城遂賜蒙以尋陽屯田六百戶夫

孔明屯田於乏粮之後嘗不籍此以為養兵之助也趙充國屯田金城乃獨為後世法或者未詳其故耶神爵元年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賜書報可往來凡七日也既破先零之衆復受罕开之降乃奏留屯積穀以待其斃自是奏報集議至于再三計得可報乃是年十月之交也是月也非田作時矣明年之春方計口賦田布江入種甫夏五月即請罷兵上可其奏振旅而還是所耕之田猶未及耕耨也尚何積穀之有武向也奏請屯田如是之篤今也未及積穀即已凱旋何先後之自戾耶意者先零方強宜留屯以待其斃先零敗亡所有無幾宜罷兵以息民也然是時降羌凡三萬五千餘人上方置屬國於金城以處之而不分其黨此非策者也充國胡不留屯為之措畫循用武帝散處降人於邊郡之策耶昔者充國之言曰湟中之穀止糴四十萬斛遂致羌人反叛今也留屯積穀維其時矣慮不及此而速於振旅方欲面陳利害為後人法是不過曰致人之術在於先聲後實而已及置屬國充國上謂辛湯使酒不足任此責耳不知是後降羌暴反至于東漢其叛益甚遂

至有棄涼州之議求平中豈將為辛湯使酒而然耶東漢段紀明上疏曰

先零作難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聚終叛至今為梗是知宣帝光武君臣每事過於武帝獨是一節所不及也

漢承井田既廢之餘養兵之具有司農倉什五稅一盡在郡國即今所謂秋苗稅也有筭賦錢百二十供士司車徒之費即今所謂調也六十三文入司農五十七文入郡國卒更之不役者出平賈即今所謂庸也庸錢悉在川郡有屯田有平糴宣帝時景壽昌奏請三輔穀省關東漕又奏邊郡築倉糴穀名曰常平倉即充國所言者有鹽鐵官武帝斡之京師光武盡歸郡國水官漁稅利工官百工稅酒酤之利所以田稅獨少矣

三國用兵始末

和帝而下凡八世母后外氏利於立幼主以自專故宦官權倖亦得誅鋤外氏以為己功此禍亂之原也鄭衆誅竇憲王聖陷鄧騭孫程立順帝單超元侯誅梁冀曹節誅竇武張讓誅何進少帝即位後為董卓所廢何后臨朝何進欲復宦官之仇而又召外兵進已為張讓所殺董卓來而更立獻帝垂方十年曹氏得挾之以令諸侯天下三分漢遂以亡禍亂之極也于斯時也南北單于東西羌黃巾諸盜十去

八九矣內則董卓王允李傕自相屠戮外則牧守諸侯爭為雄長為曹
氏者曰吾夾輔漢室者也為孫氏者曰吾求殺漢賊者也為劉氏者曰
吾興復漢祚者也於是操終身不敢簒漢而其子方得之備權必待山
陽禪魏而後自帝自王此三國所以鼎峙之勢（建安二十五年也）若夫劉焉
（益州牧）劉虞（凉州牧）劉表（荊州牧）坐觀成敗二袁（袁術自稱天子袁紹自稱大將軍）呂布公孫贊
妄自尊大無不以興漢為名者隨即消沒是則三國託公以行其私者
即詐力之雄也曹氏詐力兼之故先得奇貨（謂漢獻也事見建安元年）孫氏詐力次
於曹故保有江南（建安六年權襲策位）惟劉元德有用智之志而無其資故得最
晚自曹操起兵之初（討董卓卽建炎元年）元德方為平原公孫紹存相又領徐州
牧（代陶謙）既降呂布而復歸曹公既歸袁紹而復依劉表在荊州驚日月
之逝乃訪諸葛亮於隆中又二年而始得益州自初至是十九年矣十
九年之中曹公始得荀彧次得荀攸賈詡郭嘉之徒孫氏父子亦有張
昭周瑜魯肅輩元德之所恃者惟關張鬬將耳自得孔明始於稊稗之
一偶旋成活計復欲謀人非詐力何從而得之惜乎得孔明之晚也孔

明王佐才也規取劉璋未免數計是特可以兼弱攻昧為之辭耳其欲與吳為援者孔明之正也元徳既背借荆之徳復懐呑吳之志雖與孔明情猶魚水而是志未免乎異趣先主殂而孔明始得行其志抑又太晚矣故自顧廬以来二十一年吳蜀方有合從之勢亮出兵攻祁山駐漢中權破曹休于夾石不數年而亮卒（七年）得非天乎然則三國之君皆以詐力為用兵之法惟孔明未可以是而例論耳（孫權以妹妻先主又以荊州借之非惟孔明欲與吳為援而吳亦欲與蜀為援也惟周瑜有呑蜀之志君臣各自異趣所以不能併魏也瑜死先主殂孔明孫公方合從而亮卒者天也然則孫公雖詐力猶有可取者）

三國用將

三國用兵雖以詐力而其用人則有間矣凡漢末不幸失身於曹氏者亦皆羈紲於其詐力之中而不能自為去留禰衡孔融乃欲以氣凌之以義正之固宜其不免彼有大功於操如二荀者亦且一死一生其餘庸陋者姑從豢養以苟活耳若劉先主則不然非特視關張猶父子孔明猶魚水也其於許靖法正輩亦皆遇之以誠惜其用兵之踈不及用

人之篤而已至於孫公猶有足為今日言者吳之人才孰有過於周瑜者始為春穀長終於南郡太守亞瑜之才者魯肅也始為贊軍校尉終於漢昌太守代肅之任者呂蒙也蒙嘗為廣德尋陽令又為廬江漢昌南郡守繼蒙之後者陸遜也遜嘗領海昌縣事歷宜都零陵江夏南郡守其他如程普黃蓋韓當徐盛潘璋朱然朱桓賀齊凌統全琮呂範皆智足以御衆勇足以却敵未有不為守令之職者初未聞有徒勞州縣之歎也方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振旅過武昌孫公賜以上珍復令還鎮賀齊平丹陽吳歙之寇被命詣在所作樂舞象以寵之復令還鎮是則孫公之用人亦必有道矣三國惟吳獨後亡使孫皓能循故轍不忽陸抗守西門之策猶未易量也 蜀丞相亮吳太傅恪皆主兵周瑜呂蒙陸遜皆為大督其為將軍者有征北征西之號皆臨事加之蓋初不過一守臣爾凡三國職任各更不必辨

同前

三國之君所以待其臣者如此為之臣者盍亦思所以去就之義矣荀賈詡身非地或荀顧以良平目之識者謂其先見猶未及許劭之月評

是奚足以語良平去就之義諸葛孔明周公瑾皆一世英傑其不事魏明矣劉表近在荆州二子曾不睂顧亦置之不足語之域也孔明欲與吳爲援而公瑾乃勸權留備二子志度不無等級使其協謀同力常如赤壁一戰雖百曹氏其如吳蜀何雖然二子之才皆未容輕訾也先漢知兵韓彭衛霍輩大畧皆武夫惟張良從容文義而又未嘗獨將晁厝談兵鋒起遇變輒欲居守馴至責薛韋康言及兵事則漠然無對東都自光武身兼幾畧而冦鄧祭遵亦文武兩具三國以來其君或横槊賦詩或觀書俱曉大義其臣或優游談笑於赤壁淝水之戰或輕裘緩帶射不穿札而收平吳之功類皆臨危不懾遺變不迫其視後世憂常失措者相去當幾倍耶豈五行英氣散盡天下人才秀發固應若此又何昔之多而今之寡耶抑豈未有以振之必臨事而後見耶愚盖未知其説也

赤壁逆戰 附淝水

孫公謂周瑜曰卿與子敬(魯肅)程公(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爲卿後援避

追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與孟德決之瑜等遂將兵與劉備併力逆操進與操遇於赤壁操兵大敗是役也可以為東南守禦之法蓋長淮大江其阻非一晉之入吳吳城望風而奔降鶩北來諸將之飛渡由吳主不能用而孫公則未嘗一日不然也孔明屯田於邊郡而吳之潯陽今江州也海昌今鹽官也是內外郡莫不皆然也又不獨吳主為然也赤壁之後曹公明年自渦入淮軍合淝開芍陂屯田其後又使朱光屯田廬江皖城不徒惟是自中平以來曹公以棗祗為都尉以任峻為典農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糧運之勞是則曹公屯田乃在於破黃巾定許之時蓋不在乎三國鼎峙之後也是時州郡例置田官亦不止芍陂皖城許下而已也然則孔明何獨知之晚耶蓋先主與孔明相遇於十九年之後既得蜀復北拒魏東拒吳南平西南夷根本粗立然後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非固為是巧思不即屯田也蜀之境土狹於吳魏斜谷箕谷單徑千里非屯田之所也必屯渭濱而後志獲伸耳

西晉合離始末

晉之所以能禪魏者由世執魏柄而其所以能吞吳蜀者由晉之君遠過劉禪之孱孫皓之暴也是故三國交攻時猶六國然外夷安得而進及三國併而為晉亦猶六國盡入于秦於是天子復與四夷為鄰矣秦人猶知築長城以限胡籍積威以震殊俗晉武則處羌胡於內地（拓拔祿官劉開父子石勒慕容廆等已在焉郭欽請徙內郡雜胡於邊地江統亦作徙戎論帝皆不聽）撤州郡之兵備（陶璜山濤諫皆不聽）秦人猶知以詐力并兼天下故罷侯而置守晉武不度其所以取魏者何道而妄欲封建諸王東宮不立賢而立愚騃（不立齊王攸立惠帝）子妃不擇善裔（衛瓘女）而擇昏亂之女（賈充之女賈后也）身死未幾蕭墻變起無一日寧骨內相殘幾無遺類其亂又甚於東都之季矣公卿大夫養恬恬後賢士名流清談相尚牧伯無孫曹之智宗盟無元德之志夷狄亂華天下遂分為南北者三百年由元氣耗極而外邪之所感者深也吁羊祐進平吳之策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吾以是知祐之先見不如濤秦兼六國

隋混南北適為漢唐驅除而晉并三國乃為夷狄之地相去特唯阿爾然晉氏中興江左尚百餘年秦隋之祚皆不過二世吾以是知柔弱猶勝於強暴也然則南北朝弱固不能以勝強而強亦不能以吞弱者大畧皆然歟

東晉與五胡不能相統一

祖逖雍丘 褚裒彭城 桓温灞水 謝元淝水 劉裕關中

西晉一再傳（五十年間）而中土淪胥由不能齊其家以治國故雖有混一之名而無平天下之實也然不以苛政淫刑得罪於臣民故一時忠臣悉其君之降辱相繼殺身以成名一時義士閔其國之傾覆相與糾合以興復也元帝植根江表單獨甚矣王道輩翼而振之亦足以成中興之功自是以來更十一世（明成康穆哀海西簡文孝武安恭）傳百餘年其君類多冲幼孱弱其臣類多英毅奮發此東晉雖不能復中原而五胡所以亦不能吞晉也祖逖雍丘之役（元帝之四年）黄河以南盡為晉土然未即推鋒越河者內則有王劉之難外則有石勒張賓與之為敵也逖應妖星之次年勒亦發天奪張賓之歎比則王敦蘇峻祖約相繼內向彼則二趙相攻凡

六年而後定誠無暇於交兵矣自逖死祖約退屯壽春郗鑒退屯合肥王敦退保盱眙劉遐退保泗口於是同豫徐兗之地復入于後趙以惟為寬矣陶侃庾亮庾翼輩雖有志於中原而未嘗大舉北伐石勒死石虎殺其子而自立是年侃亦卒咸康五年亮欲北伐以蔡謨議而止石虎卒時翼卒已五年矣褚裒彭城之役穆帝永和五年也蓋乘石鑒石遵之鬪而欲收漁人之功也柰何穆帝幼冲時年七歲母后臨朝裒以后父之尊而無御衆之才桓溫殷浩交相為仇會稽王昱引浩以抗溫而裒居其間曾無調護之方一敗塗地裒敗於代陂慙恨而卒固其宜也方裒之北伐也蔡謨獨以為不可未幾而有代陂之敗裒退之次年殷浩再舉北伐王羲之獨以為不可未幾亦有山桑之敗人皆以二子為知言而不知桓溫之才非二子之所能料也溫之伐秦也直抵灞上而其伐燕也進據洛陽永和七年伐秦九年伐燕是舉也中原可復矣其如溫有不臣之心何方溫之至灞上也咫尺長安而不度灞水王景畧得以窺其量矣溫之據洛陽也枋頭之敗隨輙失之此苻堅所以篾視晉室人才而銳於一來也曾不知謝安石昔嘗從容談笑阻桓溫不臣之心今也圍棋賭墅坐郤秦師固有餘矣淝水之役不戰而敗與曹公赤壁之戰同不二三年三謝繼殂亦

與周瑜魯肅之早世也同一轍其何以後中原哉符秦自淝水之敗其國裂為八九更相攻伐生民塗炭者二十三年姚萇據長安為後秦乞伏國仁據枹罕為西秦慕容垂據鄴為後燕呂光據姑臧為後凉又其後也孝蕎據武關為西禿髮烏孤據廉川為南凉沮渠蒙遜據張掖為北凉慕容德據滑臺為南燕馮跋據和川為北燕赫連勃勃據朔方為夏劉宋高祖受晉禪諸國盡入于元魏東晉自淝水之勝未及三年三謝既歿孝武引沙門居內殿委政于琅琊王道子安帝即位道子猶存桓元舉兵內向而孫恩盧循之妖賊相繼竊發晉無寧息之日亦二十餘年劉裕奮自草萊內平寇亂外伐燕秦燕超折北秦泓面縛中原已在掌握徒以劉穆之之死而反旆以圖晉者所仗無良平之智也愚嘗謂南北強弱變故相當所以不能相統一惟劉裕關中之役為可惜次則止溫灞上之功而已使桓劉能為威文尊周之舉則不失齊晉之封晉氏能使之自取中原且自為守則晉祚其有興矣惜哉

宋齊與元魏不能相統　到彥之河南滑臺峭峽之役蕭衍義陽並附

東晉中興以後大略君弱於臣而五胡亦自相吞噬宋齊之初興也大略臣劣於君而元魏諸君亦足相當天分南北豈偶然哉宋高祖自關

中返旆之後不四年而受晉禪是時北方諸國亦併入于元魏十且八九矣惟赫連夏未即服文帝承高祖之業元嘉之政獨冠江左魏太武帝元明之烈神䴥之政亦有足稱方到彥之以庸劣之才而規復河南乃與夏人有中分河北之約崔浩以為連雞不能俱飛彥之泝河而魏斂戍避之俟河冰復合乃更取之皆不逃魏君臣之所料彥之與夏人聲援兩不相從鄧安頡等濟可而南杜驥失守於金墉尹沖取辱於虎牢竺靈秀繼敗於湖陸朱脩之見執於滑臺彥之焚舟南走而檀道濟亦唱籌量沙而僅免自是以來宋魏不大舉者二十年迨夫王元謨以大言而起文帝封狼居胥之意於是鄉元景薛安都擾崤陝而元謨挫滑臺魏太武亦來揚州相與易地此登石頭而望方歎無檀道濟之才彼自瓜步北歸亦已惜崔浩之死又其後也彼有宗愛之逆元嘉二十九年也此有子劭之禍三十年也何強弱變故適相契耶宋孝武酗虐明帝鬻官蒼梧昏暴順帝即禪位于蕭道成自時厥後南北不相攻伐者四十餘年自王元謨滑臺之役止齊建武二年蕭衍義陽之役通計四十四年由此之君多昏庸而彼之主多早世也魏文成年二十六獻文年二十三為馮后所弒蕭齊高祖逆取順守與魏通好魏文貶夷狄之俗脩帝王之制亦初無并齊之心自魏邪齊北歸始謀伐齊義

陽之役實齊明帝建武二年也實則猜忌而盡戮高武子孫彼則舍代遷洛亦將有穆泰陸叡之變（並誅建武三年）彼有王肅劉昶為之謀主而此亦有蕭衍間道以解義陽之圍又二年（建武四年）魏主南來迭有勝負（此則房伯玉劉思忌蕭衍等皆退敗彼則王肅舍義陽而救渦陽之急）未幾齊適有喪（明帝崩）而魏亦有穀塘之變（魏王北還死於此）自是齊東昏愚而狂暴魏孝宣弱而信讒以彼料此亦足相當此其所以不能相統一也

梁陳與魏不能相統一（梁蕭宏洛口韋叡鍾離陳吳明徹淮南彭城之洛陽）

梁武帝自解義陽之圍止四年而轉齊為梁嘗觀帝在位四十八年而魏之所更者七主孝宣儒弱孝明幼冲（為胡后所弒）孝莊惡終（為爾朱兆所害）孝武見逼（為高歡所逼）魏於是分為東西矣（高氏宇文氏擅其權）彼更七主此止一君此豈不善於彼哉然蕭寶寅（齊明帝之子）也叛魏而寇梁猶可也蕭綜帝子也亦叛梁而入于魏蕭正德近親也既入魏而後歸于梁太子統以巫蠱而早世邵陵王綸以愚騃而犯上武帝之臣子如此皆其任計數之報也果何以過於魏哉彼受寶寅則終亂關中（是時魏之元法僧元顥元悅元降元慶和亦叛

魏而入于梁此受侯景則貽禍臺城彼任盧昶輩則此任朱异彼崇佛法肅宗

胡后則此亦捨身即彼驗此無一不同梁止一君亦何異於魏之七主哉

是故武帝即位之五年蕭宏洛口之役挾數十萬衆怯懦不前積歲軍

資委頓殆盡為魏元英所敗次年韋叡鍾離之役元英單騎而入梁城諸軍遂

北而至濊水一勝一負乃其常也自是以來凡二十有二年而後陳慶

之有洛陽之勝其始也易於破竹其終也削髮逃歸亦其當也二十二年之間

為梁將者馬仙琕韋叡康絢張齊裴邃夏侯亶湛僧智為魏將者元英邢巒辛雲盧昶崔亮傅立眼元琛楊延或爭懸瓠三關或爭朐山壽陽

或爭武興賁陵互有勝負未嘗深入惟陳慶之入洛魏孝莊北走爾朱榮渡河慶之逃歸武帝歿於臺城止八年而

梁轉為陳矣陳霸先因北齊蕭軌之寇建康也勇於一戰因以得國者

由梁末骨肉分布境土日蹙其權易援也高祖文帝在位日淺誠無暇

於北伐至宣帝時始謀伐齊自梁敬帝訖至此才十八年淮南之役吳明徹一勝由

北齊高緯所用非人也用皮景利怯將尉破胡下才彭城之役明徹一敗由氣盈而

不用忠言也蕭摩訶一勝一敗如奕棋然自劉裕關中桓溫灞上之外大

畧皆然然則何為而然哉蓋自開闢以來既無左衽盡為衣冠之事則

亦必無衣冠盡為左衽之理也中國之君不足以君中國則天以夷狄譬之夷狄之主不足以主夷狄則天以中國正之爾

六朝兵

六朝掌兵之職 教戰

隋志歷叙漢魏至于梁陳百官之制大抵畧同雖梁武帝置戎狄之官百有餘號並施外國准于中夏亦因漢之四征魏之四安與夫四鎮四平渡遼陵江之舊也梁有衛尉掌宮門也兵有左右衛率掌諸營兵有領軍驍騎等六將軍左右前後四將軍中郎將也騎步騎等五校尉羽林虎賁等將軍皆分司殿中侍左右即漢之南北軍也吳之大督呂蒙陸遜晉宋之節度諸軍王渾或都督中外諸軍事瑯琊王裒王導賈充褚裒亦猶漢之大將韓信太尉周勃大將軍衛青大司馬吳漢之類皆元帥之任也夫六朝皆在偏方而掌兵之職不減於二漢其名益後其實未必皆備者南北相夸率以為常也隋志又歷叙六朝蒐苗獮狩之制宜造類禡之典蒐苗等制並見隋禮儀志殆與成周盛時無異其於交攻迭鬪惟詐力是恃無復周官司馬法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元師之任晉用外戚(賈充褚裒)宋梁用親王(宋用義真等梁用蕭宏等)不若晉吳擇能而任之(周瑜謝元)所謂六朝數戰之法徒具其文亦未必如周瑜謝元能以少擊衆也

同前

諸葛孔明魯子敬與其君言無一不酧謝安石內舉其姪玄為將帥(安石內舉見謝幼度本傳)越明年乃有淝水之捷溫嶠陶侃郗鑒輩智勇兼之皆足以持顛扶危此皆非偶然者也自宋高祖倚徒劉穆之竿積之才而文帝復振迄於王元謨大言之士梁陳之間如韋叡者獨不多得若陳慶之吳明徹輩回視一國東晉人才益劣矣不獨此也宋文帝驅六州民兵梁武帝用兵動數十萬其與苻秦元魏籍民為兵也何異其回視周瑜之三萬謝元之八千又何如哉愈變愈下此南北朝所以一於隋也

南北養兵

三國六朝北伐以乏糧而返者固不少(諸葛亮桓溫是也祖逖劉豹囊土以為米檀道濟取河南唱籌而量沙王鎮惡取給義租朱脩之至食熏鼠)五胡元魏南寇以乏糧而遁者尚多有之(石勒魏佛)

貍元英是也劉瀏夜襲南蠻以之服取藥倉孟表守渦陽至胥休業是故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貲或減內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獻親王之給誠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嘗觀隋食貨志歷叙東晉至于梁陳皆收鬻酋賧物殊俾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户之稅編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嘗褊不復有如吴蜀晉宋行屯之策者矣至於元魏自永安以後征伐皆權調於民或斷諸羅粟收鹽鐵以充軍自分為東西北齊有都子使以收屯田之利後周有六柱國以給府兵之資於是宇文高氏兩虎交鬪如渭曲金墉之戰邙山王壁之戰未嘗闕以兵食不足為憂者以有屯田府兵之制也然則周齊陳之混一于隋也雖皆由後裔之昏暴而其用兵養兵之備梁陳反不周齊若矣宋何承天安邊論所謂二科者和戰是也要在大田淮泗內實青徐羨錢一擧蕩夷無但遣軍報復也所謂四策者徙新附實內地築城邑纂車課丁伕也宋文帝且不能用其在梁陳益可知矣

隋兵

隋兵民之盛

天下盛強莫如秦隋興亡之易亦莫如秦隋者由以力而不以德也然而隋文混一南北躬行勤儉屯田亘長城之北社倉遍華夏之境古今戶口財賦兵民之盛未有不稱開皇者夫隋之天下即南北朝之天下也何昔衰而今驟盛耶攷之隋食貨志山東舊俗巧偽避役詐為老稚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舉之科大功以下並令析籍入自為戶於是丁口倍進然後知其戶口之盛由搜挾剖裂而增之財賦之羨由嚴刑峻罰以聚之而兵民之衆由驅率丁中而為之也貽謀不善顛覆隨之兵民轉而為盜財貨適為盜貨矣嗟乎節用愛人本非二道隋文吝儉乃為驕侈之地者由志不在民故也

隋唐征遼

南北之未一也周齊自與北虜相敵及其既一也隋唐復與四夷為隣矣然煬帝太宗俱征遼東而廢興不同亦猶秦皇漢武俱伐匈奴乃有

存亡之異者何哉亦顧其所以為民若如何爾嘗因是而觀天地陰陽之運而知中國四夷盛衰之故帝王盛時夷狄維處乎中國有封建以維繫之有教禮有染浹之如陰陽二氣之適中非溫然春和則湛然秋清也自秦以來封建壞而教化不行夷狄之與中國遂有內外之限中國盛則猶陽居大夏而為極暑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夷狄盛則猶陰居大冬而為極寒苻秦元魏是也是故漢唐盛時皆有無夷狄之心不知降羌已在金城煎當已在三輔胡雛已在闕庭何異一陰萌於盛夏乎苻秦元魏之盛也皆有無中國之心不知六朝正統未嘗一日不存而唐隴西公名虎唐之祖已在西魏六柱國之列何異一陽生於隆冬乎然則秦隋固可鑒而漢唐亦未可決也惟宋太祖之有天下也有慮夷狄之志而未嘗有無夷狄之心至於女真始也猶貢於建隆而終也犯蹕於靖康此又天地陰陽之一變也要知彼之據中原也必不如元魏之久而此之復版圖也必不如六朝之遂不振也反變為常夷狄自夷狄中國自中國亦必有時焉補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漢唐兵

漢唐兵皆三變

漢初用都尉兵征伐後用京師兵又其後用州牧之兵唐府兵彍騎藩鎮

唐兵

唐兵志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府兵

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高祖舊名統軍)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舊名別將)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説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後更號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廢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及祿山反能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遣出事解乃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亡握兵之重

方鎮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帥之戍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

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貞觀以前邊防之
至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
督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
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
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
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祿山反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
之兵共起誅賊其後慶緒思明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
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
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
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
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于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撫
之謂之姑息之政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也朱全忠以
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
已至於國門及昭宗奔岐梁兵圍之天下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

徒能胎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益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為方鎮矣

禁兵

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白渠旁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從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騎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代宗以射生軍入禁中清內亂皆賜名寶應軍後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一鎮
一府

邊兵弱則夷狄為患○鐵兵弱則邊兵為患○推唐弊源只緣開邊

太廣則都督兵不得不多都督兵
多則纖一弱不應不為患矣

唐初以單鎮城守捉兵置都督於邊以制夷狄也以府兵番上於京師置十二衛所以制外兵也至於府兵壞而為射騎射騎以壞內兵既弱則邊兵為患祿山反以邊兵制變則吐蕃回紇乘間而入惟宋太祖邊兵少而尊任最為得策

府兵乃兵農之分

前輩論府兵皆以為兵農之合乃是兵農之分儒者但說先王寓兵於農先王何曾寓兵於農分田使之耕築室使之居既有以衣食之則不可無以自衛兆是用以求勝自符堅伐晉民皆盡發蘇綽入周欲休息其民遂令各募一項人為兵蠲除耕絲不復他役國家既可長享為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以自安後來法變衛立至太宗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為兵兵亦不復為農兵農之分所以終不復合人但見其寓兵於農遂以為先王之意非也葉適

府兵類攷

周制三十服戎六十弛政歲率不過用民三日蓋汲一人之齒給公事纔三月耳田家一夫征戍卒歲則四夫可以安坐老佚是謂羨卒惟社田與追胥竭作外此無擾也今府兵丁送隸役而他役不免亦不足念乎政與教兵之法案其表卒相距五十步二表之間二百五十步爾若以步法立人殆不足以容六軍然則不盡會耶教之而不盡會何也六軍固近關也千里之畿僅為軍者六六軍之旅僅入閱者一教事若此其簡也今關中兵歲聚而教之毋乃暇日自弊乎 陳君舉

府兵府數異同

按陸贄傳太宗列府八百而關中五百唐兵志凡天下大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又按杜牧原十六衛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三者之說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杜牧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有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但以中為率亦不止四十萬人則是下府為多也陸云關中五百乃其中道

總數之大凡似太祖遠豈併所謂軍鎮宇旋而統以府計耶抑姑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意不區區於數之合耶

府兵廢而後有養兵之費

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兵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既壞府兵已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戶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是五百萬戶然後能當之使唐常有五百萬戶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安取況其戶數有不及者耶王彥威言長慶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是其為不足也已居五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得不俱貧耶所以和糴鹽鐵等錢括苗擢利借商進奉獻納靡所不至稍知體國者於是有減兵之說也田之說率不見其裕而徒有傷今思古之嘆夫兵之法行縣官歲受八百萬之賦入皆不為兵費及府兵之法壞盡天下之戶調猶不足以給兵安得不深思太宗之初制哉

府兵役繁地遠所以難守

府兵之法惟太宗能行之其所以壞府兵之條目盖已繁矣既耕又戰又番上又以隸他役而其置府又或絕遠關內有府二百七十四盖已遠及朔方邊險之地況其餘四百隸於他道者其隔遠如此既繁且遠所以難守也

唐太宗老猶好兵

太宗弱冠起義兵咄嗟間定四海命一偏將畧示計謀則擒頡利虜高昌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莫不郡縣其地衣冠其人狃於常勝之味一日不跨鞍馬則伎癢激烈思復逞其威神嗟夫太宗愧於三王者道不足以制氣耳

唐兵三變始末 唐初十六衛左右衛上將軍總之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監門衛千年衛並分為左右上將軍並參掌南北衙兵高宗始制左右羽林將軍元宗賜曰左右龍武軍肅宗置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即百騎千騎萬騎即彍騎神策也

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聞天府推刃同氣

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唐志云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是則北衙即漢之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新舊二史志皆大畧同）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見通典王制）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致所以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國（井田壞為并兼自晉惠受田始公入晉許卻乞汶陽田百萬不鄭負蔡田七十萬趙簡子誓師亦曰克敵者任田十萬）故鄉遂變而為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貿易之門（凡受民貧者得賣求業即桑果木之田也徙寬鄉者許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死者取之以授無田者見食貨志）而府兵變為弓騎者亦勢也況北衙禁軍自睿宗乎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為侍官（周府兵時已自軍卒為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為弓騎也然則弓騎變為藩鎮者何如哉

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弓騎之為禁軍者又復单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李輔國等）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於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者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太宗特有事命將于朝事已則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藩方無擁兵之變自元宗以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已足以基天寶之變古今大亂未有不生於大治之時皆玩故也陽極陰生亦數也淮天子不可以言數）

唐南北衙

（李揆托漢南北軍相制）

唐舊制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猶漢之南北軍也李輔國以宦者總北衙六軍又欲以北衙羽林騎士徼巡京師因得以併南衙金吾之權也李揆托漢制以為言雖暫抑而不行及其終也噉點文臣之贓遂貽甘露之禍皆宦者為之也嗚呼肅宗疑李郭輩而使李輔國典北衙

兵德宗疑李晟輩而使竇文場盡領神策軍卒之李郭消晟不亂法而亂法者輔國文場也自是宦者亂于上藩鎮亂于下而唐遂以亡何異支撐大廈不用巨材而用朽木欲無顛狂其可得乎是惑也非疑也

唐志與陸贄論府兵多寡不同 德宗初年

唐志謂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陸贄謂諸府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唐志所言乃正觀十年之制也十三年内置左右七營飛騎又選北門百騎十三年天下州府增至三百五十八十四年以高昌爲州縣唐地延袤萬里二十一年分敕勒諸部置六府七州二十三年奚契丹内屬置十四州意者天下内外所增之府皆以隸關中故關中獨居五百陸贄但約其末年大數而言之也

李泌議復府兵 德宗末年

觀泌之言止謂高宗時府兵久戍不還武后時府兵爲人所賤元宗時邊將利府所入而有役死者此府兵所以壞也泌乃欲於緣邊簡募戍卒俾耕荒田然後旋理以府兵之法雖畧行之竟不復就盖泌之法乃

屯田法耳府兵之法自上而下可也屯田之法由外而内則不可矣况德宗末年官者典兵於内方鎮交兵於外其何以行之哉

唐五代養兵始末

唐兵歷叙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蓄兵以府衛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不濫而易以禄及開元天寶世業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兵冗官濫而两税之外有塩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税間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知官兵民有常職故賦約而兼足足則交相養口分世業為之本也官兵民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貧則交相賊由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之制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營田以扞要衛(天下屯總一百九十二處)以助兵食元宗開元末天下屯田入穀幾二百萬斛憲宗元和中韓重華屯田于振武歳收粟二十萬石穆宗太和末畢誠營田邠寧歳收三十萬斛皆變支錢以數百萬計至于五代易置天子皆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惟見石晋括民穀周氏罷營田而隸營田之民于州縣遣使均天下之田税而已然則兵民

之分始於府兵之壞而極於屯田之俱廢天下安得不必養兵而困也
此後寧有犯嗳著滄鹽之禁者悉有常刑皆爲養兵故也

石晉失關南十縣

契丹主南來既度鴈門之險自知非必勝者以中國有險固而不知有守也言猶在耳而後以關南十縣予之何晉氏之昏庸哉自特厥後更漢周而逮于宋幾得而復失者屢矣天以險固畀虜而不畀夏抑非偶然者耶何虜狄恃此卒爲中國患也

周世宗發言克己

湯武以仁義之師除天下之同害方至大坰已有慙德旋旌牧野首即散牛誠以兵凶器不可恃以毒民也周世宗食珍膳自言有愧於民惟當親冒矢石爲之除害愚恐其害未除而民已困矣惟其有是言故高平奏捷秦鳳迎降奄有江北之地將復關南之疆不值彌留未有已時也蓋其所以轉周而爲宋歟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續集